

助互產生

著 渭 文 繆



行發店書聯三知新·書讀·活生

助互產生

—— 卷一 ——



（此處為原書插圖，內容模糊，無法辨識）

助 互 產 生

著 用 文 錄

知 新 · 書 院 · 活 生

店 書 署 三

899·Q351·36K·P.198·\$5.70

版·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

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二版

青 年 出 版 社 承 印

北 京 達 2001—7000 冊

· 總 經 理 處 ·

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二 十 九 號

· 各 地 分 店 ·

北 京 王 府 井 上 海 南 京 路 瀋 陽 太 原 街 廣 州 漢 民 路

天 津 濟 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

香 港 大 連 哈 爾 濱 重 慶 漢 口

編寫『生產互助』的過程

繆文清

一九四四年二月初，天高開全縣幹部擴大會，佈置生產工作，散會以後，李主任叫我編一幕生產互助的劇本，來推動全面生產，我聽了之後，時刻不忘，記在心裏。三月廿號前後，我下鄉到沂揚區銅南鄉搞互助組工作，也同時爲我所要編寫的『生產互助』搜集材料。

搜集材料的過程

到了鄉裏，先和幹部談了關於一般生產工作的佈置，又出席了幹部聯席會，幫助他們佈置工作，他們也反映了下面一些情況，後來又開村級幹部會，聽他們會報工作，雖互難不互，誰尖誰不尖，我心裏有個數目，一點一滴記下來，作爲初步搜集材料的開始。

幹部會散後，找一些人個別談或開不拘形式的小組漫談會，談他們怎樣互助起來的？有的互有的不互；有的互了又垮台，到底什麼原因？有什麼困難？村上地主、富農、中農等對互助有什麼意見？這樣把它具體記下來，可作爲了解下層情況的開始。

深入下村，幫助村幹部具體佈置工作，開村民會的時候，我儘量少講話，以免一露面羣衆認爲我是上面派來的，「必恭必敬」，因此聽不到他們的反映。在他們討論時，我就記材料，特別記一句兩句的土話，還在寫劇本是很有用處的。在會上看看到各式各樣子人「出言吐語」言論舉動的具體表現，反映了各階層人士明確的態度。

後來又到小組裏去，滿以爲幫助組長，具體解決一些牛力、人工、工具等問題，再談互助道理，別人就會接近我，那知跑上六七天，滿村訪問，沒有提到什麼材料，鄉公所莊上的互助組就垮了台，我也不知道，原來他們都把我當公家人，我去他說互，我走他不互，問他有什麼意見，他說什麼意見沒有，其實一肚子意見不肯講。

「要吃龍肉，親自下海」，還得再搞下去，就又揀了個包括各式各樣人的組，搬到那裏去住，這組共有九戶，白天我幫他們耕麥，晚上就討論分工和計劃，一連忙了四天，搜集了一些實際材料，如：二流子劃不過人，不願互，生產沒有勁，生活散漫，好跟女人開玩笑，

由他進行了幾次挑撥吵嘴的熱潮；有對生產馬虎，割麥不乾淨，麥把捆不緊的現象；積極份子怎麼行動怎麼幫助人的具體表現；看出舊富農失頭不幫助人以及中農貧農各種人等的態度和表現……。

雖然是這樣，但我到底沒有真的深入一家，從一個角落研究全面互助組到底存在什麼問題，什麼矛盾，整日忙勞動，未免太事務了，因此我在那裏幾大就互了幾天，我一走，互助組就垮台了，檢討起來，我與一家牛老頭老奶奶等接近就太少，因此不能具體了解問題，當時我就轉變工作方式，「深入一家，了解十家」，就搬到一個自中農家去住，他對互助兩面派，互不互無所謂，人口多，姑嫂婆媳們不和，老頭老孀奶古板又鬼祟。凡這種人家，材料最多，我先到他家與他薅瓜、鋤豆、栽秧、洗菜燒火，什麼都幹，兩兩天什麼也不告訴我，過了兩天就熱乎起來像親弟兄一樣，什麼都同我講，過去做賊嫖女人都對我說，我就打定了主意，一個一個來了解。

上午田裏做活就談四鄰什麼人家？怎麼尖法和其他的事情，有時男人不在，就與妯娌們談，午後較閒時就找老頭老奶奶談，各方面談話總是矛盾不能統一，由此我也想到：矛盾不能解決，互助組就不能鞏固。

從弟兄們談話中，可以看到青年人愛面子，總說別人的不好，這些材料一般可供參考，但不能肯定說就是這樣。妯娌們也不肯講自己毛病，但她肯講她們丈夫、公婆、姑子的缺點，如她丈夫好賭好嫖；公婆小尖，不願與人合作，嫌人家骯髒茶飯吃不慣，不肯供用具等；姑子與什麼人有關係；婆婆歡喜鬼鹽，公公不給她們做衣服等。老奶奶他姑娘偷人是不肯講的，兒子錯處要講一部分，媳婦錯處有什麼講什麼，又說她媳婦與那家男人有關係，因此他不願與那家互。老頭講的是那家欠工不把錢，什麼半天算一天，借牛不把草吃等互助組裏的矛盾。他家自家人，到底對自家玩小尖的毛病講得少，但有個十四歲的小放牛，又找他談，談了很多材料。以上各種材料搜集後，加以研究，再到他組上對問，可求得材料的真實。除一般材料外，還注意他們平時不知不覺中的一兩句話，往往很生動，戲劇上有幫助。

有天晚上，莊上兩家子吵嘴，五百年前的舊賬都拿起來算，又聯系到互助組上的矛盾，我聽了實在有趣，在吵嘴當中實在是搜集材料的好機會。又一次上街去，聽到路上搗鬼，說他鄉互助組怎樣又怎樣，當時我也以老百姓的樣子插上去，說我鄉互助如何又如何，他們聽了很高興談，我言他語，論長道短，說了很多情況，又知道他們的情緒，如「公家叫互助有什麼辦法」，就是從那裏知道的。又有一次我下鄉看有一堆人在巷子裏閒談互助組的事情，

我在旁邊仰面望鳥飛（裝作等人的樣子），聽了他們好好壞壞的反映。總之搜集材料要到處注意，時刻留心。

怎樣總結材料成典型

首先在自己的實驗組裏，把這一組裏尖頭、肉頭、柴頭、二流子等各式各樣的人物，將他們的特點分類記下來，註上各種符號：如「×」「○」「△」等，或甲、乙、丙、丁也可，一種符號表明一種事情，如男女關係不好打「×」，「水車不肯借」打「○」等等不一，然後拿到別組去對照，看一般發生什麼問題，同類的事情有幾件就在表明的符號下打幾個符號，這樣跑了好多組，看那一種符號最多就是最典型的一般的問題，就取這種材料作為典型的內容。如二流子的毛病各處抖擻來男女關係不好的「×」的符號下有七個，這一般就可以說是典型的材料了。其他可以類推。

劇本怎樣寫成和演出效果

找出典型故事來編劇本，用故事來充實材料。劇本入水車的限制，請了政治處負責同志

沈策、何成二同志幫助編故事，分場分幕，確定人物成份，上下的結構佈景等，立成提綱給我編，編好了一幕就唱給他們聽（還包括其他的人），聽了大家提意見，文字上意見當時就刪改，有關大的意見如中心纏糊，人物個性沒有把握穩等，把意見記下，等着慢慢重新剪貼修改清楚，這樣搞了幾遍，直到沒有意見為止。經兩星期就把他完全編好了。

銅城青年劇團導演時，發現有不少毛病，如上下場不清、舞台導具利用不夠、場面人物多，難以處理，動作未寫等，又重新修改。第一次在夏收總結會上演出，觀眾看到大互助情緒很高，對幹部影響也很好，以後一連演了幾次，在行政擴大會，勞動英雄會，司令部、銅南鄉等都演過，得到如下的反映：

（一）『「生產互助」早演一個月，我們工作一定可做得好些！』『毛二槓子以我的性子早已開除他啦，楊玉明真肚量大。』『楊玉明說服精神真好，要是我要急死了。』（一般鄉村幹部）

（二）銅南鄉演出後，羣衆說：『活現活現像我那一組人。』『有的就說：』『毛二槓子我知道是演的是那一個』。一個尖頭看了三天不吃飯，還說：『他（指我）一到，不上戲就上報，現在上了戲，萬古千秋除不掉。』『積極份子就在旁邊說：

『好人上好報，壞人上壞報，土戲是壞人的現報。』

（三）士兵說：『我們當兵沒有看到互助，那知道互助還這樣困難呢！』

（四）街上人說：『鄉裏互助真好頑。』

今年陽歷年間，在十五團和區黨委演出後，錢部長，范長江同志和別的同志提了意見，再綜合羣衆的意見，加以修改。陰歷正月初，又經范長江同志重新組織故事，江陵同志具體幫助我改，主要加強內容的政治性，成份的刻劃，掌握個性和階級身份等，把全劇分爲三幕四場，又採用剪貼的辦法，在舊劇本上採用了一部分，費了一星期之久就寫成了。以後就在邊區羣英大會上演出兩次。一般效果不錯。

一點經驗

關於搜集材料，歸納典型和編劇本各方面，我都編了幾句韻文說明我的經驗：

（一）搜集材料——目上而下一般化（由上面到下面了解一般情況）；由下而上具體化（從下面具體了解情況）；勞動結合羣衆化（與羣衆在一起生活一起做活）；了解一家知道千家話；了解少，了解老，了解婦女，了解小；啊嚨吵嘴找矛盾；虛心研究找人問；開會頭，

散會尾，街道路口聽搗鬼。

(二) 歸納典型——個別到普遍；集中到典型；分類打符號，典型就分明；不拘多少，或遲或早，本子記好，輕重來找。

(三) 編改劇本——典型的典型編故事，普遍集中成典型，典型材料分各類，階級身份要分清，故事研究多考慮，寫錯剪貼要耐心，人提意見需要記，徵求意見要虛心，多念多改多試驗，拿定主張苦用心。

註：這個劇本原名是『大互助』，未發表時所有的觀衆都這樣稱呼它，發表時因研究不符劇本的內容，不如『生產互助』的切合，特改了現在的劇名。

人物介紹

毛——槓子——四十二歲，舊式富農，互助組裏的尖頭，脾氣燥，小氣，好壞放在臉上，說話柴頭柴腦，直來直去，有時要文乎兩句。

毛——妻——廿八歲，毛的填房，婦抗會員，家裏出身窮，父親是農抗理事長，自己對新政權也有些認識，很熱情但是不『流』，說話老實但是也不讓人。

楊——楊玉明——卅一歲，新式富農，忠實樸素，互助組中的積極份子，肯吃虧，能忍耐，對新政權有認識。

楊——妻——卅歲，忠厚誠懇，與楊玉明能配得上來。

趙——趙飛雄——廿四歲，自中農，年青活潑，生產積極。

錢 五——卅八歲，從前幫大工，現在是貧農，性子強，說話直，立場看得清，但有些過

火。

張 不明——五十六歲，小地主，曾當過舊政權的保長，壓迫剝削過老百姓，政治上頑固，

說話文乎文乎，擺架子，但是又很寒酸，互助組裏尖頭。

張 師 娘——五十四歲，糊糊塗塗，性子潑辣。

王 小 溜——廿五歲，自貧農，吃喝郎當二流子，生產吃不消，好講怪話，油腔滑調。

王 新 娘 子——廿歲，很活潑，生產還能苦。

李 抗 屬——五十八歲，自貧農，忠厚老實。

指 導 員——卅歲，工作同志，工作有辦法，還實際。

村 長——廿九歲，自富農，工作官僚主義，政治上不開展，動不動「命令」「服從」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佈景：在毛二橫子家堂屋，靠正面牆壁長莊上，沒有香爐、燭台等，貼着『天地君親師』，兩旁還有對聯。室內有條凳三張，小凳一張，茶几椅子各一。左邊一門通廚房，右角是大門。開幕時毛二橫子在扎掃把，旁邊放一大捆竹枝。

毛：（一面扎掃竹枝一面唱鋤頭歌）毛竹枝子長又長，裝上棋子掃麥場，啲呀啲呀啲，裝上棋子掃麥場呀，呀啲啲啲呀。

毛妻：（拿揩桌布上）快扎掃竹，唱什麼？

毛：（生氣了）你管我唱不唱！

毛妻：快些扎嚙！還有些用物沒有準備哪！

毛：你着什麼急？什麼東西我家沒有，攤扒、連楷、犁耙、揚掀、那行不全？談笑話吧，四鄰總比不上我家的用具，每年人家到我家來借，我總沒有到人家去借過。

毛妻：你別說大話吧，這是我們夫妻們講的，如被外人知道……。

毛：外人知道你怕什麼？

毛妻：老發財呢，自古道：『窮要苦，富要守』，假使要窮的話……。

毛：哎唷喂！你就怕窮，（唱洪山調）現在生活真不愁，一條驢子三條牛，水旱良田十幾担，年年餘糧總多頭。

毛妻：牛是有的，田地又多，就是沒有人忙。

毛：沒有人忙，沒有關係，有了牛人工就不愁，東莊趙飛雄家一條小牛，李抗屬也沒有牛，張先生也沒有牛，我的牛代他們用，怕他們不同我家忙「白大活」（做白事情）嗎！

毛妻：張先生怕……

毛：怕什麼，現在張先生不比過去，擺不了架子，我家孩子又在他家讀書的，而且今年春天退押板三七分租不澈底，主佃算賬他退出一萬幾，他現在同我很接近，談起貧農吧，不是每年春荒時，給他們幾斗糧食吃吃，到了割麥、栽秧與我先忙，工價還不是隨我算呀，談起王小溜子更沒有問題啦。

毛妻：我家只要有閒人做事情，吃喝真不愁了。

毛：（唱洪山調）我家發財人家窮，我家牛工換人工，年年剝削他們勞動人，剛好幾年年成豐，土匪小偷絕沒有，光蛋化子影無蹤，有錢我不買田地，收買糧食囤家中，賤的收買貴的賣，暗放加頭莫走風，利上加利幾年整，我家變成大富翁。

毛妻：沒有土匪是虧的新四軍來的，不是新四軍來的話，發財也發不穩，你忘記了嗎？李炳其軍隊在這裏，把你逮去炕山芋乾子，花了六千多元，現在要值好幾十萬呢。

毛：新四軍好是好，（唱洪山調）新四軍來到六七年，讓我安穩來種田，苛捐雜稅總沒有，軍隊買草總把錢，不壓迫人來我同意，有些地方太討厭。

毛妻：有什麼地方你不願意呀？

毛：要完公糧與田賦，慰勞多拿錢，人說我家富，多出公差與勤務，每月送糧、抬樹，前天